

李時人 編校

全唐五代小說

第六冊

中華書局

李時人 編校
何滿子 審訂
詹緒左 覆校

全唐五代小說

第六冊

中華書局

全唐五代小說卷八四

佚名

南宋紹興頒《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》小說類著錄《燈下閑談》二卷，不著撰人。《通志略》小說類、《宋史·藝文志》小說類同。《文獻通考》小說家引《直齋書錄解題》陳氏曰「不知作者」。重編本《說郛》卷三七題宋江洵撰，恐不可信。考其書所載事皆在晚唐及後梁、後唐，下限爲後唐天成（九二六—九二九）年間（《夢與神交》、《僧曾作虎》），疑作者爲梁唐晉間人。或據書序，以作者爲蜀人（夏敬觀涵芬樓排印本《宋人小說燈下閑談》跋），近是。

《燈下閑談》，清錢曾《述古堂書目》卷三小說家著錄鈔本十卷，曹寅《棟亭書目》卷三說部著錄鈔本一卷，陳揆《稽瑞樓書目》亦著錄一卷。有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張鈞衡刻《適園叢書》二卷本，卷首有自序，目錄後有題識云：「《館閣書目》載《燈下閑談》二卷，不知作者，載唐及五代異聞。陳道人書籍鋪刊行。」末有孱守居士（馮舒）明崇禎七年（一六三四）、葉石君（葉萬）崇禎十一年及張鈞衡跋，張跋云此本出瞿鏞刻本，而瞿刻本出葉林宗藏孱守居士鈔本，脫文訛字甚多。另有江鄭堂鈔本，後錢聽默跋云：「此書乃汲古閣從葉林宗處借鈔本……余蕭客館於江氏時托余借

出，命弟子鄭堂錄者。」兩本同出葉林宗藏鈔本，然江鄭堂鈔本未見，不詳其異同。一九一八年涵芬樓排印《宋人小說》本書，實據《適園叢書》本。《類說》、《說郭》、《永樂大典》有少量節文。

榕樹精靈

桂林幕吏穆師言，美風姿，屬文詞，善知音律，好遊賞。中元節夜，點高燈、排百戲於府之西門。師言因觀遊，獨行青蘿帳內，樹柯交蔭長衢，呼爲青蘿帳。忽聞異香，瞥見一女子，衣藍羅衣，服翠冠珠珥，徘徊似有相慕。師言數四送目，深欲之，相隨數十步。女子回顧微笑，語曰：「誰家少年，故相隨人？」師言應曰：「無他，欲觀燈耳。」復言曰：「觀燈常事，何妨略過弊止。況別有奇異燈燭。」師言疑女子夙日未嘗見也。

俄而至一室而入，張燈設饌，品味尤盛。又褰帷幄，有二女子席地環坐。女語女曰：「運偶時來，乃是宿分。」女乃邀並坐，師言未允。女復言曰：「不須辭免，早來何似莫開眼覷人？」舉席大笑。師言坐，酒數行，因問姓氏。女曰：「郎君何氏？」對曰：「穆。」女曰：「林。」諸女起賀曰：「林穆相宜，是吉兆矣。」女曰：「三代祖藻，詞林重德，翰苑名流。月裏高枝，記曾折矣；室中溫樹，未省言之。但抱端貞，豈慚松竹？方當直上之拜，寧防委地之虞？」詢制言詞，遂遭謗讟，乃至摘伐，不返木革。荏苒流泉，飄然三代。妾承

蔭育，不識風霜。惟慕高才，虛心久矣。幸逢觀看，得接光容。」言訖，師言盡不曉之，因問諸女姓氏。女曰：「妾諸房枝葉。」女曰：「喜會良宵，月斜漏促，請姊與穆郎同舉合卺，諸妹各述微詞。」女遂執金鏡當心，穆郎結同心在手。內有一女子吟曰：

「團圓今夕色珍暉，結了同心翠帶垂。

此後莫交塵點染，他年長照歲寒姿。」

復一女子上雙琉璃杯，亦吟曰：

「良宵織女會牽牛，瓊液成雙預獻酬。

枝葉相連無替改，願同松竹保千秋。」

復一女褰帳，詩曰：

「揉藍綠色麴塵開，靜見三星入坐來。

桂影已圓攀折後，願移長作棟梁材。」

諸女辭去，師言與女接歡。覺困少寐，俄頃（一）見一青衣相喚，持碧花箋詩一首：

「珠露素中書□□，青羅帳裏寄鴛鴦。

自憐孤影清秋夕，沾灑徘徊□□光。」

女誦之，微笑曰：「可速來，同去觀光。」移刻，二女外面（三）相呼曰：「恐逼曉看，則意中各

不徹也。」師言與女相攜^(三)出門，諸女畢集，既盡向遊，略無暫捨，忽聞五更矣。女曰：「可回。此別卒未能相遇，明年今日復會耳。」女於裙帶上解素絹三尺，生拭汗畢，置懷中。女曰：「勿泄於人，不然禍及妾爾。」流涕相別。

百餘步遇同儕，執手曰：「玩弄何積年塵黷物？」嗅之，自以爲香，他人聞之即穢氣也。生因出素視之，乃亡人仰明之物。具道此事，穆與儕驚懼，復往舊所，諸女屋宇俱亡矣。

翌日，穆與儕尋夜來會遇之處，乃一榕樹，空心丈餘，猶有燈燼，酒痕尚在。穆因省女所叙三代之事。遂聞公府張玘尚書，伐去此樹，樹下汁如血色。自後遂絕精靈耳。

【題解】

本篇載《燈下閑談》卷上。《永樂大典》卷八五二七節題《榕樹精》。此以《適園叢書》本《燈下閑談》爲底本校錄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「俄頃」，底本墨釘，據《永樂大典》補。

〔二〕「外面」，底本墨釘，據《永樂大典》補。

〔三〕

「攜」，底本墨釘，據《永樂大典》補。

桃花障子

盧相國商處子，性清淡孤高，不喜繁雜，相國憐之，暫寄冠裳，朝昏閑習於步虛，宴席倦聞於音樂。一夕，女子方掩戶，和衣假寐，忽有一物自窗而入，覺身隨此物而出窗，乘虛而行。不知幾里，到一家，見一眇目道士。雙鬟青衣來云：「見備盤肴陳設。」令青衣持緘，如召賓客。未頃，青衣有異香氤氳入戶。俄見一美丈夫、美女人，寶冠霞帔，跨鳳乘鸞，自空而至，揖道士曰：「自從炎漢陵夷，飛杯拜遇，今一見將近千年，蓬島□幾積遨遊之夢。塵寰謫滿，應多喜會，深愜乃懷。」道士曰：「伏自信絕蓬瀛，謫居塵世，七百年內，履歷人間。只思賣卜燒丹，但功矜孤恤寡，立功上達，睿澤下流。范陽佳人，夙契盟約。奏回上帝，命批依答。又以今來謫限將滿，既離鄆閭，特此咨邀。」遂揖環坐，舉杯命饌，語笑數巡。道士曰：「今宵佳會，況遇天人，好賦篇章，以代弦管。」頃刻，道士命箋毫，書云：

「鵲羽橋成星斗連，何須攜室下遙天？」

來逢蓬華當諸夜，共綴詞華染素箋。

霓帔豈勞施粉藻？寶冠猶更貼花鈿。

人間限滿離塵土，即俟瑤階廁列仙。」

道士執酒，少年亦濡染云：

「乘鸞跨鳳下昆侖，正值三星影入門。

銀燭高低攢寶帳，彩箋交互勸瑤尊。

藥靈許向人間說，易妙期於象外論。

休憶當年陪孟德，繞梁爭看酒杯翻。」

詩畢酒罷，夜闌，二少年謂曰：「且請道士與盧小娘子見親。」須臾，數青衣擁入帳中。青衣與女子卸衣服插釵，道士亦解衣，欲叙魚水之意。女子初違拒不允，青衣謂曰：「小娘子勿請辭免，乃道士與娘子萬億年之契分，非今日偶然也。」女子因從道士之情。

半餘月日，女子自後稍覺清健。一夕，女子問道士曰：「嘗聞道家去大情欲，何故誣說也？」道士曰：「不然。《易》曰：『天地絪縕，萬物化淳。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』」又曰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也。」蓋仙家□□離乎人也。」女子曰：「然則女當有孕乎？」道士曰：「有之矣。」至曉，卻歸室中，女竟未省所由。一旦，相國與夫人坐次，見女子舉止似非室女。驚見如此，遂令奶母竊視之。是夕，初見寢寐，初更後寂無喘息，揭其幃帳，不知所

之。至曉，帳中儼然安寢，遂告夫人。夫人詢之，具告此事。夫人白於相國，相國曰：「我女處性澹泊，必遇神仙。」詰其所往，有何室宇驗之。女曰：「室宇尋常，記有夾竹桃花障子，當堂北壁而挂，畫工實佳耳。」相國曰：「今夕去時，以鍼度綫於帳子之上。」女乃依言記志。相國（一）翌日晨起，處分兩街使，遍於兩市內有夾竹桃花障子，可借千條，仍須各題坊巷姓名。至午間，供到八百餘條，宛然有鍼度綫處，札題云：「通化坊賣藥道士左元放（二）障子。」相國急遣左右密往而召之，慎勿驚動。既見，相國命人坐，叙酒饌，去左右，欲啟露前事。道士飲酒訖，將杯擲於梁上，杯翻宛轉，相國仰視，俄失道士。歸宅尋小娘子，亦不知所在。尋訪累年，寂無踪由矣。

【題解】

本篇載《燈下閑談》卷上。《類說》卷五二節題《夾竹桃障子》。此以《適園叢書》本《燈下閑談》為底本校錄。

【校記】

（一）「相國」，底本作「相公」，據上下文及《類說》改，下同。（二）「左元放」，《類說》誤作「左元紡」。

鯉魚變女

朱相國朴未仕日，江淮兵革之後，在苒鍾陵，隸於軍幕之中，假以倅戎之職，手不釋卷，口無妄言。一旦，途中遇一道士曰：「觀君之雙目，光淨射人。耳且小而輪郭聳貼，非凡俗之類也，豈宜久在塵泥也？能隨吾入廬山爲學，必取人間重祿。」遂解職，陳師事之禮從焉。因近山腳臨池構一茅屋，經年屏縱，略無人知。一夕，天地廓清，月色如晝，因臨階所誦《毛詩》，忽聞有人鞞履而來。睇之，一女子自池畔徐徐而來，衣翠綠爛斑之衣，揖朴曰：「妾守空閨，不知幾更寒暑。久聞君子閑淡孤高，杜絕人世矣。妾雖弊舍咫尺，竟不敢略接風標。聞君子誦《南有嘉魚》之什，深動賤妾之意。徘徊數回，不覺吟詠而來。儻若不阻微誠，但願永奉箕帚。」朴揖而封曰：「余脫迹塵泥，苦心好學，俾夜作晝，息慮忘形。不識鉛華，罔知會遇。便希他適，不更此來。」女子泣而言曰：「可不聞『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』，讀《詩》豈拒其義也？」朴應曰：「我壯年未立，博學無聞。遁迹蓬蒿，何堪如是？」願小娘子且歸，朴定無他婚。俟朴學優而仕日，當以禮相納耳。」女子曰：「妾非庸氏，族本王侯。幸觀清風，故來匹敵，蒙君見阻，大是慚人。若得際君恩之後，何患乎妾家無官矣？」朴曰：「休更妄言，再三相惑。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」女子見朴情似怒，吟詩一

章曰：

「知君見積池塘夢，遣我方思變動來。」

操執若同顏叔子，今宵寧免淚盈腮？」

吟畢曰：「觀君心堅氣壯，神爽清高。今能不逐邪心，他後必操斷柄。」即拜而去。又吟曰：

「但持冰潔心，不識風霜警。任是懷禮容，無人顧形影。」

朴慮其深夜有魔寐之事，乃入室取劍急逐之，至池側一揮而落水。明旦視之，池中見鯉魚三尺而爲兩段耳。朴後徙於別所。

【題解】

本篇載《燈下閑談》卷上，此以《適園叢書》本爲底本校錄。

松作人語

賈松先輩，字夢得，未仕進時，多寄寓於湘浦之間。乾寧歲中，因遊宜春，陟楊歧，遇僧齊己、虛中，韋洵美、唐稟二秀才，同寄於水心寺僧浩然房。是僧藏書千卷，松因循息此

地逾兩稔，與諸公吟詠讀書而已。松耳順之年，未遂身名。一旦，有僧相謂曰：「足下何須苦於篇章？況鬢髮星星，名利碌碌，縱得卑官薄宦，何如養志存神？貧僧曾遇至人，傳其大藥，須去羅浮配合，難得奇人。子骨貌非凡，舉止異俗，能同吾往羅浮山去否？至藥若成，必有分惠。便當朱陵脫質，紫府標名，取舍之間，試爲思忖。」因成二十字贈松云：

「嵯峨山上石，歲歲色常新。若使盡成寶，誰爲知己人？」

松乃諾之。

遂同人羅浮，三年守真丹竈。藥既無成，吟且不廢。因夜靠松，瞑目吟曰「白髮不由已」，如是數四，至於中夜。忽聞松上應聲曰：「黃金留待誰？」松乃大驚駭。復應曰：「松居此三年，未嘗遭遇。既聞詞句，不並凡常，願述因由，以解疑誤。」俄聞松上曰：「夫人年少，當苦節希名營身。子乃日暮頽光，何須勞形役思？」松乃啟曰：「亦自知老歲矣，所吟篇什，不叨利名，貴希範時流，規刺王室，使名不朽，雖歿猶生。」復曰：「子之善言也。吾乃軒轅氏，子知之乎？」松即稽首再拜：「不期今日幸遇神仙，願示長生久視之門。」曰：「長生久視，在積習而至矣，豈教詔而得乎？若使道可獻之，時人莫不獻之於君；若使道可傳之，時人莫不傳之於子。子但能行之以內，知之以病，自可得其道也。觀子乃苦

志力學之人也，今學已就，志尚未酬。今吾贈子龍虎新成丹一粒，延其天年一紀，折取月桂一枝。」松即再拜，丹乃墜於手中，五色光彩。松即咽之，覺支體暢適，舉動輕便。復言：「可制《天得一以清賦》，仍請用『聖君知之爲天下正』八字爲韻，便可酬其丹藥，賦之致之於松上。」言訖，若飄風而逝。松於八韻素不留心，信宿方成，依命致之於上訖。翌日便辭。及松回，復至宜春，語此事於諸公。諸公曰：「詩者動天地，感鬼神。子之篇什，達其妙矣。若西去，必捷大名。」松因詣鐘陵南平王，即以解送。光化辛酉歲，杜德詳知舉，此時禮闈試賦，一字無差。將知神仙，預萌人事。松但濡毫書之，考試人格，果第八人，成名榜下，授校書郎，乃在五老之數，號難老，以餌丹之故耳。其年冬，復回宜春。都官鄭谷郎中，時退居仰山，松因謁謝焉（一）。問及第事，松對曰：「朝廷多事已來，公道濫濁，或以地望得之，或以權勢得之，或以趨附得之，或以才智得之，或以賄賂得之，亦有倔强得之。」鄭公曰：「子之編聯，何自得在人口？」松曰：「座稱之御柳舞著水。」谷笑曰：「此意不是倔强得之耶？」

【題解】

本篇載《燈下閑談》卷上，此以《適園叢書》本爲底本校錄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此處底本原注：「松即學詩弟子。」按，賈松於光化辛酉（九〇一）杜德詳知舉時以第八名進士及第，因年逾六十，名在五老之數。其事跡與《摭言》卷八、《容齋三筆》卷七《唐昭宗恤錄儒士》所記曹松的遭遇相似。因疑賈松之原型即是曹松，只是同名不同姓。

神仙雪冤

呂用之在維揚日，佐渤海王專權擅政，害物傷人，具載於《妖亂志》中，此不繁述。

中和四年秋，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，自江夏至揚州。用之凡遇公私往來，悉令偵覘行止。劉妻裴氏有國色，用之以陰事構置，取其裴氏。劉下獄，獻金百兩免罪。雖即脫於非橫，然亦憤惋，因成詩三首，曰：

「寶釵分股合無緣，魚在深淵日在天。

得意紫鸞休舞鏡，斷踪青鳥罷銜箋。

金杯倒覆難收水，玉軫傾欹懶續弦〔一〕。

從此薜蘿山下過，祇應將泪比流泉。」

其二：

「鸞辭舊伴知何止，鳳得新梧想稱心。
紅粉尚殘香幕幕，白雲將散信沈沈。
已休磨琢投歡玉，懶更經營買笑金。
願作山頭似人石，丈夫衣上汨痕深。」

其三：

「舊嘗遊處遍尋看，睹物傷情死一般。

買笑樓前花已謝，畫眉窗下月空殘。

雲歸巫峽音容斷，路隔星河去住難。

莫道詩成無泪下，泪如泉涌亦須乾。」

詩成，吟詠不輟。一日晚，憑水窗，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，行步迅疾，骨貌昂藏，眸光射人，彩色晶瑩，如曳冰雪，跳上船揖損曰：「子中心有何不平之事，抱鬱塞之氣？」損具對之。叟曰：「祇今便爲取賢閣並寶貨回，即發，不可更停於此也。」損察其意，必俠士也，再拜而啟曰：「長者能報人間不平，何不去蔓除根，豈更容奸黨？」叟曰：「呂用之屠割生民，奪君愛室，若今誅殛，固不爲難。實則愆過已盈，抑亦神人共怒，祇候冥靈聚錄，方合身首支離，不唯戮及一身，亦須殃連七祖。且爲君取妻室，未敢逾越神明。」乃入呂用之家，化形

於斗拱之上，叱曰：「呂用之違背君親，時行妖孽，以苛虐爲志，以惑亂律身，仍於喘息之間，更慕神仙之事。冥官方錄其過，上帝即議行刑，吾今戮爾形骸，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，並其寶貨，速便還其前人。儻更吝色顧盼，必見頭隨刃落。」言畢，鏗然不見所適。用之驚懼，惶惑遽起，秉簡焚香再拜。夜遣幹事賁金並裴氏還劉損。損不待明，促舟子解維。虬鬚亦無蹤（三）跡耳。

【題解】

本篇載《燈下閑談》卷上。《說郭》卷一一《燈下閑談》載，無題。明《劍俠傳》卷三輯錄，題《虬鬚叟》。此以《適園叢書》本《燈下閑談》爲底本校錄。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「金杯倒覆……續弦」四字，底本墨釘，據《說郭》補。

〔二〕「蹤」，底本作「縱」，據《說郭》改。

墜井得道

青社李老，世業醫術。善鼓琴，自言得嵇康之妙，藥肆中多延藝術之人。龍興觀有道

士伊祁立，人或云數百年往來青社。咸通十五年，自京師乘黃犢回。與李老有舊，多來鋪中賒藥，或乞酒資。妙玄悟，不擲卦揲蓍以成卦，而言休咎，十中八九。一旦，謂李老曰：「今日卦兆，旬日內有驚墮之苦，如言莫大焉。」

秋七月十八日早，自城北別業宿行草莽間，誤墜大枯井中，向五丈餘。及醒，定意思伊祁立筮卦，強攀蘿而陟丈餘，忽捫落一片石，乃見一石竅，可通身而入，遂偃僂而前來。百步竅廣身舒，忽聞百和沈檀馥鬱，五色光彩，旁列窗戶關鎖三百餘所，或赤或黃，或白或黑，皆金字標其門，悉皆書州府之名。約二十餘里，出洞口。回視洞門，題云「大唐玄都洞」。外有石橋竇閣，瞰海連雲，魚龍出沒於波濤，日月回環於窗牖。雲霞似削，島嶼如描。蜃閣排空，風定而鴛鴦冉冉；虹梁展處，雨收而鬢鬣峨峨。恍惚不安，瞻視閣內，見一道士，雪髯丹臉，憑几搢頤，旁又有捧琴執簿者。李君乃稽首拜折而坐，因顧侍者，度琴而彈之，李君乃奏《廣陵散》曲。道士曰：「爾之制也？」李曰：「晉稽叔夜感鬼神所傳。」道士曰：「感鬼神非也，此自構神思也。爾以業障，不暇憶故事。叔夜即爾亡來之身。」道士命侍者酌石髓，曰：「此乃太行山中者，爾乃飲之，數也。」李乃飲之。一杯訖，覺襟靈和暢，吐納馨香，乃悉能記從王烈入山，團其石髓，復憶忘石架之書，如信宿爾。遂致辭再拜，曰：「某以業緣障魔矯妄身端，不沖霄漢之由，復陷輪回之苦，不因仙者，宿昔何萌？」